棗林外索

棗林外索

鹽官談遷孺木輯

曹操

曹操有發丘中郎摸金校尉二官　南齊廢帝子業亦置之領於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　魏武短歌行何以銷憂惟有杜康註康字仲寧

銅雀臺

銅雀臺鄴城西北〻則氷井臺南則金鳳臺三臺相去各六十里後操臺俱燬土人掘地得瓦色頗青內平瑩印工人姓名官八分隸書研錯去人得此瓦為研貯水數日不涸鄴中記曰北

聲起鄴南城屋瓦皆以胡桃油之光明不蘚簡瓦用其覆故
其背版瓦用在仰故油其面簡瓦長二尺濶一尺版瓦之長如
之而其濶　今得其真者當油處必有細紋俗曰琴紋有白
花曰錫花傳言當時以黃丹鉛錫和泥積歲久而錫花乃見古磚
大者方四尺上有盤花鳥獸紋千秋萬歲字其紀年非天寶則
興和蓋東魏北齊也又有磚筒者花紋年號如磚內負外方承
簷溜亦可爲硯鄴人有言曰銅雀瓦研體質細潤而堅如石不
廢筆而發墨此古所重者而今絕無蓋魏去今千餘年村夫
剖土求之聚衆踰年不得鄴民乃僞造以貽遠方王安石詩曰
吹盡西陵歌舞塵當時屋瓦始稱珍甄陶往々成今手尚托虛

名動世人宋判史李琮嘗言元豐初於丹陽郡不疑家得唐丙申歲元次山家藏鄴城古磚背有花紋及萬歲字與鄴中記合又曰大魏興和二年造則唐賢所珍已出於南矣唐丙申乃天寶末年至琮時二百餘載而硯可用如新僞瓦之質燥用之不能久火力勝也夫甄陶之物土以為質水以和之必得火而成火力方勝則土樸而水絕雖有黃丹鉛錫焉能潤澤哉惟古瓦興磚沒地中數百年感霜露風雨之潤既久火力已絕復受水氣所以含蓄潤澤而資水發墨也　臨漳縣志

山陽公

魏奉漢獻帝為山陽公居濁鹿城在今懷慶修武城西北六十

里一名山陽城帝遼臺城北人呼漢陵今以名村

疑塚

臨漳縣西十五里滏陽講武城外凡七十二處森然彌望高者如小山布列直至磁州而止俗曰曹氏疑塚唐蕭水屋詩安排死去千家塚刻畫生前一片心要得此心如此塚不教人識到於今俞應符詩二首生前欺天絶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塚人生用智死即休何用餘機到丘壟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盡發七十二疑塚必有一塚藏君屍劉溫詩生前詐力蓋中州死後何疑七十丘他日與勾重拜徒也須認取漢春秋彭到詩二章金棺何處葬奸欺銅雀臺中夜夜思不作子孫長久

計望數百里塚纍纍西陵千載有餘哀禾黍黃時話正來明日邯鄲城下過何留殘迥予叢臺宋王安石詩青山如浪入漳州銅雀臺西八九丘螻蟻往還空壟畝麒麟埋沒幾春秋京鏜詩疑塚多留七十餘縱身自謂永亡虞不知三馬同槽夢曾為兒孫遠慮無孫甑詩曹瞞疑塚七十二未必遺骸在此間生自疑人疑不得還留疑冢後人看焦鏈詩穫懷不計春妓竟曹兒已成塵就中只有漳河在風浪於今毖殺人曾操室鄴城西北曰西陵即高平陵也

雀既彰德府志曰磁州漳河南北塚纍纍不絶大小殊狀俗曰曹氏疑塚往者歲荒民盜發塚皆有見其一為齊高陽王湜墓

志見存

郡人敎諭劉瑄曰疑塚之說載在志籍今古一律不辨其僞誠以訛傳訛胥墮阿瞞計中而不自知其非也瑄生斯地爲斯民也一得之愚耿耿不寐已非一日茲特就正於有道可乎慨自嘉靖八年饑饉太甚窮民發墓以就口實州南諸塚發掘殆盡其間志石皆北齊高歡皇帝并宗室塚墓中有發冢尚有志刻一張曰王歸湜字須達齊王第十三子也王既爲齊則塚不可疑一也西陳村迤西四塚俗曰四妝塚其實齊王之四妹塚也妹既爲齊則塚不當疑二也三里堡南大路西側塚前碑石題曰公主夫類以公主則塚不必疑三也州之西側大塚俗人呼曰

天子塚實則齊王陵也夫塚為齊王則塚不待疑四也然則古今骨疑而不能自著一則失於飄瞪而輕於信二則狃於聞見而　其明三則若瞞之奸蹤跡詭秘而難知也蓋操嘗發掘孝王塚破棺取金其心不正畝於己事而故為之防其藏匿詭秘必有人所不知者也觀其遺命之言宮人歌舞銅雀臺上以望吾陵則其言之識偽冢之在此未可據也是則不知冢之所在固為不疑塚之七十有二果可疑乎否乎　按南史高陽康穆王湜神武第十一子也其第十三子為華山王凝今志石稱齊王第十三子可訂史之誤

虞巽

魏景初元年衛國李善家燕生巨鷇若鸞高堂生曰此魏室之大異防鷹揚之臣於蕭墻之内其後宣帝起兵遂有魏室按戰國策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鸇音欺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伯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欲霸之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見伐於齊國亡

曹操廟

唐申屠子迪毀英陵曹操廟

陳琳

陳孔璋居袁裁書則呼操為豺狼在魏製檄則目紹為虵虺在時君所命不得自專然亦文人之巨患也當務從容消息之顏氏家訓

鵲巢非利

魏文帝景初元年凌霄閣始構鵲巢其上帝以問高堂隆對曰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今興起宮室而鵲來巢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於是帝改容動色　萬曆中平湖陸太宰光祚於　卜宅始立梁巢鵲太宰聞之不懌引詩為券後果如其言

詩綱

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詩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過彼豐沛都與君共翱翔元后指曹操也至南鄉謂伐劉表之時豐沛都喻操譙郡也王仲宣從軍詩云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聖君

亦稱曹操也又曰竊慕負鼎翁願厲朽鈍姿是欲效伊尹負鼎於湯以伐桀也是時漢帝尚存而二子之言如此一曰元后一曰聖君正與荀彧比曹操為高光同科或以公幹平視美人為不遜是不為知人之論　嚴滄浪詩話

鬱林石

吳鬱林太守陸績泛海歸吳舟輕恐覆取巨石為裝績家吳郡婁門內臨頓里之北石至今存弘治丙辰四月巡撫樊祉移於公署曰廉石亭

妻甥女

孫休朱夫人朱據女休姊公主所生休妻其甥事同漢惠

龍川鄧艾廟

龍川宣撫司東一百七十里有魏將鄧艾廟以代蜀嘗經此宋知州洪咨夔毀其廟更祀諸葛武侯告其民曰毋事仇讐而忘父母　陰平道在陝西守禦軍民千戶所

西山僊童

周末陰廣人喬順二子曰瑋曰瑞師事仙人盧子綦於陰廣山棲霞谷授以清冷之術服飛龍漿十年不飢與師白日飛舉故魏文詩曰西山何其高高高上無極上有兩僊童不飲亦不食

伯瑜

陳思王靈芝篇伯瑜年七十綵衣以娛親今人但知老萊之事

而不知伯喈 困學紀聞

洛神

晋江黄鳳翔曰洛神賦非感甄也寃哉陳思處於危疑顛沛之會故感甄也天問曰胡羿射夫河伯而妻彼洛嬪遂造賦曰騰告鸞鳥迎宓妃植自附屈原而不敢顯諧託宋玉也

石人

魏蘖千秋堨五龍渠立一石人若腹若東西脇皆有記其略曰後當興工宜就西磧故書之於石以遺後賢古人不忍輕疑故要并不欲擅作者之姓名蓋如此 陳繼儒太平清話

王祥

諸城縣孝子灣豆四五里清瑩不涸嚴冬冰合惟中央二三尺不冰相傳王祥臥冰處上有祠晉書王祥臨沂人今沂州王祥河一曰孝河州北二十五里有孝塚塚西感濟河孝感泉　安慶府望江縣南二里臥冰池祥嘗自臨沂扶母避地於此人慕而名之然雖極深其中有人臥形

郝經續後漢書以王祥為纂臣

管辰序兄輅傳

按辰所稱御里劉太常者謂劉寔也表撰輅傳寔時為太常潁川則實乘智也實智並以儒學為名無能言之世語稱寔博辨猶不足以並某何之流也又按輅自說云本命在寅則建安十五年

生也至正始九年應三十九而傳云三十六以正元二年卒應四十七傳云四十八皆爲不相應也近有閻續伯者名纘該微通物有良史風爲天下補綴遺脫敢校所聞列於篇左皆從受之於大人先哲足以信者爾免虛誣之說云爾審受辰傳所謂劉太常者曰輅始見聞由於隣婦卜亡牛云當在西面窮墻中縣頭牛仰數婦人令視諸丘冢中果得牛婦人因以爲藏己牛告官按驗乃知以術知故裴冀州遂聞焉又云路中小人失妻者數明旦於東陽城門中伺擔豚人牽與共鬬具如其言豚逸走即共追之豚入人家突破主人甕婦從甕中出劉侯曰輅之卜此類甚多辰所載纔十一二耳劉侯云辰孝廉才也中書令

史記云龍輅鄉里人云輅在田舍嘗候遠鄰主人患咲火輅卜
救使明日於南陌上伺當有一角巾諸生雋牛数車必引留為設
賓主此能消之即從輅戒諸生有急求去不聽遂留寫宿意大
不安以為圖已主人聚入生乃把刀出門倚兩薪積間側立假
寐数有一小物直來過前如獸手中持火以口吹之生驚舉刀
斫正斷腰視之則狐自此主人不復有災前長廣太守陳承祐
口受城門校尉華長駿語云昔其父為清河太守時召輅作吏
駿與少小後與鄉里遂四恳意常與同載周旋具知其事云諸
要聽三倍於傳辰既經才又年幼小又多在田舍故益不詳辰
仕宦至州主簿部從事大康之機物故撰又云輅卜亦不患中

十得七八駿問其故輅云理無差錯來卜者或言不足以宣事實故使頴華城門夫人者魏故司空涿郡盧公女也得疾連年不差華家時居西城下南纏里中三廐在其東南輅卜當有師從東方來自言能治便聽使之必得其力後無何有南征廐騶當充甲卒來詣盧公占能治女即公即表請留之寄使其子將諸華氏療疾初用散藥後復用丸治尋有效即奏除騶名以補太醫又云隨輅父在利漕時有治下屯民捕鹿者其晨行還見毛血人取鹿處來詣廐告輅輅為卦語云此有盜者是汝東巷中第三家也汝徑往門前伺無人時取一瓦子密發其碓屋東頭第七椽以瓦著下不過明日食時自送還汝其夜盜者父病

頸痛壯熱煩疼然亦來詣輅卜輅為發崇盜者具服輅令擔皮囊藏還著故處病當自愈乃密教康主往取又語使復往如前舉椽棄瓦盜父病差又郡尉治內史有失物者輅使明晨於寺門外伺當逢一人使指天畫地舉手四向自當得之暮果獲於故處矣（裴松之北圖志注）

衛瓘璧玉

魏咸熙初將軍衛瓘至虎都得璧玉印各一枚文似成信向充闕之曰吾聞譙周言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今中撫軍名炎與之兆乎

羊祜碑

羊祜墮淚碑益州記譙為李賜撰賜宗之子

蔡襲

景獻羊皇后蔡邕甥女也羊祜亦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祜

伐吳功祜進爵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

鄧殷

鄧攸孫殷鍾會伐蜀召為主簿終中庶子

劉伶

中說劉伶作劉靈

品官占田

晉平吳後制品官占田之法第一品占五十頃第二品四十五頃

第三品四十頃第四品三十五頃第五品三十頃第六品二十五頃第七品二十頃第八品十五頃第九品十頃又各以品之高卑應其觀處

蒿里

陸機太山吟蒿里亦有亭幽岑延萬鬼人死其魂拘于蒿里岑參詩東嶽前後嵬北卽新舊骨　華亭黃耳寺以犬得名詩話謂黃耳非犬也乃童僕名其後遂訛之

阮籍

京師曹氏家藏阮步兵詩一卷唐人所書與世所傳有數十首集中所無其一篇云放心懷寸陰羲和將欲冥揮袂撫長劍仰

視浮雲行雲間有立鵠枕首揚哀聲一飛冲青天羣世不載鳴安於鵝鶵從翩〻戲中庭又云嘉禾下成蹊東園桃飛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繁　有憔悴堂上有荊杞驅馬舍之去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況復戀妻子凝霜被草野歲暮亦云已詩語奇類此非後人作明矣孔宗翰亦有本與此多同詩紀

洛陽舊火

元帝渡江洛陽人王離妻李氏携洛陽舊火南渡自言受道祖母王氏傳此火并有遺書二十七卷臨終使行此火勿令斷絕火色甚赤異於四方病者將此火煑藥及灸諸病皆愈轉相妖惑官司禁不能止及李氏卒火亦熾人競其居曰聖火巷按古

者五時取五木以改火使民不疾溫陽之火必出於异木自能燭荷非必妖惑也 偶時可集

嵇康

裴松之曰按本傳云康以景元中坐事誅而干寶孫盛習鑿齒諸書皆云正元二年司馬文王反自樂嘉殺嵇康呂安蓋緣世語云康欲舉兵應毋丘儉故謂破儉便應殺康也其實不然山濤為選官欲舉康自代康書告絕事之明審者也按濤本傳（行狀）濤始以景元二年除吏部郎景元與正元相去七八年以濤行狀檢之如本傳為審又鍾會傳亦云會作司隸校尉時誅會作司隸景元中也

嵇康與兒論

唐蒲田林披茂以明經擢第授臨

汀郡曹掾郡多山鬼淫祠披著無鬼論曉民

李氏六龍

李安令伯六子皆英雄秀逸號六龍

葛洪

葛洪嘗拜伏波將軍見莊解辨疑

韓壽

陳騫以韓壽為掾每會聞有異香〻乃外國所貢騫討武帝惟賜已嫌壽與女通乃以女妻壽郭子謂賈充者訛也

鍾離權

大將軍因處西征鍾離權充偏將軍虜戰亡兵潰權遁山學道

以仙名爲神仙通鑑

郭璞

嘉定州烏龍山下傳晉郭璞注爾雅於山有爾雅臺注底洗研於江江魚吞之盡黑至今稱黑頭魚每年春日魚出清明日止其味甚佳

博物志

張華博物志唐人殷文圭云華原書四百卷晉武帝刪爲十卷

綠珠

綠珠梧州博白縣西雙角山下梁氏女梁氏之居舊井存焉汲飲者必誕美女里閭以爲亡益遂鎮以巨石 太平廣記

秦女休

左延年秦女休行記時事也女休年十四五為燕王婦為宗報仇殺人都市竟以赦宥得免

桃葉歌

桃葉王獻之愛妾也其妹曰桃根詞曰桃葉復桃葉桃葉連桃根

毛寶放龜

搜神記載豫州刺史毛寶戍邾城有一軍人於武昌市見人賣一白龜子長四五寸潔白可愛便買取持歸著甕中養之漸大至丈許軍人憐之持放江中後石季龍攻邾城毛寶棄豫州既

赴佳江舟皆沉溺軍人墮水覺在一石上水裁至腰須臾浮出中流視之乃是先所養白龜也可六七尺送至東岸出頭視人徐游而去幽冥錄載亦同乃白孔六帖引搜神記直以為寶放龜而合璧諸書俱相承爾雅翼以毛寶過江白龜載之而度為異皆誤也晉書本傳邾城之役毛寶溺死庾亮痛哭發疾而薨王隱晉書曰邾城陷寶覺沉江不出戴祥抄告河伯諸神使出寶屍十餘日乃出則如搜神記所言事禁軍人為不類 藝海洄酌

張翰秋風歌

秋風起兮佳景時吳江水兮鱸魚肥三千里外家未歸恨難得兮仰天悲

梅頤增書

元帝時豫章內史梅頤增伏生書二十五篇原二十八篇

梁山伯

梁山伯字處仁家會稽游學道逢祝氏子同往肄學三年祝先返後二年山伯方歸訪之上虞始知祝女子也名英臺山伯悵然歸告父母求姻而祝氏已許鄮城馬氏乃還山伯後為鄞令死葬鄮城西清道原明年祝適馬氏過其墓風濤不能前英臺聞有山伯墓臨冢哀慟地裂而埋璧焉事聞於朝丞相謝安奏封義婦冢寧波府志

鄞縣東十六里接待寺西祀梁山伯號忠義王廟

衛夫人

衛夫人名鑠字茂漪晉江陰太守李矩妻善鍾法能正書入妙王逸少師之翰墨志

黃鵠

石虎時揚州獻黃鵠雛五頭長一丈聲聞十里外泛於玄武苑中玄武池化為玄龜水經

莫愁

莫愁石城女子非石頭城也石城在古復州郢中今之承天府是也且與襄陽估客同為一事五雜俎

王羲之

大城縣城西五里餘王相村古墓居民掘啟見五色石槨上有王羲之字逵庵之

蘭亭

唐何延之記蘭亭四十有一人內有支道林宋李龍眠作圖除去亦不損前數又不知今所增一人為誰也 顧璘息園存稿

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但能精通術數博極群書儒中之子雲戲先也謂之成佛作祖吾則不敢什父羅炎修行不遂為葉羅所逼已墮落矣至什而復蹈其轍焉雖云彼倡亦由欲障未除升座講經之際二兒登肩神識未定兒職之矣既生二子何患法種亡嗣哉

女十人之書不亦可以已乎臨終之時誦神咒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其傷生死之際非能曉然罣礙者尚在安佛圖澄之後乎 謝肇淛

謝安別墅

褚叔度請謝安別墅爲寺

兩戲馬臺

劉澄之山川古今志彭城西南有戲馬臺劉裕九日所登 水經注以虎每戲武于漳水上即升臺以望之

許眞君

神仙之跡未有如許氏之盛而亦未有如許氏之不相蒙者陶

貞白極重真誥真誥稱許穆與兄揆次兄虎牙子玉斧門客楊羲俱爲仙官而羲穆家貴中有許邁與穆二書貞白所著許長史碑穆世名謐仕至護軍長史散騎常侍得道卒年七十二揆世名吡虎牙名聯皆得道又云第四兄字遠游承和四年嘉遁不返然不言渴道晉書許邁傳字叔玄一名映句容人後云玄字遠游與王右軍善遊名山不知所終好道者耳如(謂之)羽化然不爲謐作傳亦不及其仙事而今世所崇奉許真君者名遜據列仙傳爲遠游弟嘗與郭景純俱參王敦軍切諫敦舉兵景純被害而真君隱去以除劫重仙品最高爲九天採訪使真誥又略不及既亦(晉史)既非隱書真誥亦非真文貞白與真君俱赫然詞著何以不相

及也右軍有玄度體至一帖黃長睿楊用修遂引以駁晉史謂玄度寔病死乃無嚴臣勝仙去不知玄度乃許詢非遠也續晉陽秋曰詢字玄度高陽人風情簡素司徒掾不就早卒世說盛稱之晉史不為詢作傳僅附孫綽傳亦無眼臣勝錯此奇不可曉者修史以載事仙釋出世業在事外非可以示民故以佛圖澄羅什之神僧而僅列之於藝術況羽化尸解荒昧難徵者乎晉書之不詳許氏也奚怪 真誥雖曰真文然所志神仙官職太涉於肓似巫覡之談亦何可據以為寔際 王世貞色書

許真君傳晉書不載其仙跡甚著初生南昌母夫人夢金鳳銜珠墜掌中既長博學多通聞西安吳猛得至人丁義神方乃師

之太康元年為西蜀犍陽令治行甚著以世亂棄官歸邑民隨至宅改氏族以從者甚衆號許家营焉與吳猛將嵩陽關丹陽黄堂請有女師諶姆多道術同往叩姆曰昔孝弟王自上清降曲阜蘭公家謂蘭曰後晋代當有許遜傳吾道留金丹寶經與我俟子有年遂擇日設壇授之稱缺猛君當反師許也姆因取香茅一根南向擲曰子歸認茅路傍立吾祠歲秋可一至二君還得飛茅迹於所居南四十里已叢生矣乃建黄堂祠真君濩小蜀江抵肆主人朱氏貧而甚恭真君畫一松于壁其家遂倍得利後江漲潰隄市舍俱漂惟松壁不壞嘗云吾仙去後一千二百四十年間豫章之境五陵之内當此地仙八百江心忽生沙洲

掩過沙井口其時也真君弟子數百志趣不一乃化炭為美婦人試之不染污者惟十人爾真君歸郡有美少年通謁既去謂弟子曰此非人是蛟精也逆其所之還化黃牛臥郡城沙磧上真君勇然化黑牛往鬭令施岑劍持劍俟其鬭酣揮之中其左股牛奔城南井中潛化為人初蛟慕賈玉女化少年入賈玉家玉大愛其才因贅為婿居數歲生二子常以春夏獨出若商賈者至秋重載歸寶貨充溢盡覆舟所獲也是秋徙還紿玉曰為盜傷左股玉數惋求醫真君乃為醫謁玉玉喜召其婿蛟精懼遁匿真君隨至其堂厲聲叱之乃見本形蜿蜒堂下二子皆為小蛟併斬之賈女亦幾變形真君給以真符乃免謂玉曰蛟精所居

下皆洪波也巫遷高原其宅不日陷為澤真君復還豫章曰此地蚊螭所穴須鎮之乃於牙城南鑄鐵為柱出井外數尺下施八索鈎鎖地脈祝之曰若鐵柱亞其妖再興吾當復出若鐵柱正其妖永除由是屏獅王數舉兵内向真君同吳猛往說止之敎起真君乃舉杯擲起化為白鶴敦方舉目以失二君所在至孝武寧康二年甲戌八月朔日上昇年一百三十六歲當謂星下徹為物人上昇為仙氣推移不足為怪即道家所藏真君昇舉事卹何疊疊至其數人惟以忠孝廉謹寬裕容忍為八寶與吾道何殊記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人心湛然無滓即太虛亦復何遠豈必誇鉛汞吾讀真君傳有悟因

錄其家異者又道家載旌陽得道後帝賜其遠祖許由玉璽僕射曾祖琰太微真卿大夫祖玉太極紀業錄籍典者父肅中岳仙官遷平武仲興晃後復有此賜未知復迸避否此與拔宅事恐盡出附會未可遽以為定也 馮時可蓼海洞酌

許旌陽問道於女師諶姆姆曰一念不欺為忠一事不苟為孝

孫恩裔黨

晉末妖賊孫恩作亂於會稽宋高祖劉裕為司馬討敗之恩於臨海投水死衆推恩妹夫盧循為主後劉裕破循為[于]東陽循奔永嘉復追破之進封至於晉安循浮海南走晉末雖殲遺種逃救散居山海歷朝尚繁唐武德八年都督[王]義童遣使招撫得其

首領周造細麦陵等並授騎都尉令相統拜不爲怨謚貞觀十年始輸半鮮釋其居止常在船上兼結廬海畔隨時移徙不常船後尾尖高當中平闊衝波逆浪都無畏懼名了鳥船 閩書

家宇風俗記泉郎即此州夷戶亦曰游艇子

桃源漁人

桃源漁人姓黄名道真

陶潛

陶潛潯陽柴桑人柴桑今德化縣之楚城鄉也楚城鄉西南八十里正德九年提學副使李夢陽得斷碑曰晉陶靖節先生故里始得其墓而陽山上京東里西廬等處相去亘三十里

有作陶淵明詩跋尾者言淵明讀山海經詩形夭無千歲猛志固有在竟莫曉其意後讀山海經形夭獸名也好刑干戚而舞乃知五字皆錯形夭是刑天無千歲是舞干戚耳傳者誤謬如此不可不察也　竹坡詩話

陶潛不仕宋所著詩文俱書甲子韓偓不仕梁所著詩文亦書甲子偓節行如潛而詩綺靡蓋所養不及耳薛西原曰立節行易養性情難　謝榛

柴桑令

劉遺民曾爲柴桑令非陶淵明也

外孫記外祖遺事

外孫記外祖遺事者陶淵明穗予曕宋元暉 元俞好問

慧遠

耶舍與遠公會審舉如意無言以示遠遠不悟即拂衣去 徑上嵩霄峯是時禪學未入中國而兆則見於此矣 王褘廬山記

白蓮社

廬山蓮社十八賢慧遠法師姓賈氏鴈門樓煩人慧永姓潘氏河内人慧持遠公弟也與兄同事道安道生姓魏氏巨鹿人寓居彭城佛陀耶舍尊者罽賓國婆羅門種佛陀跋陀羅尊者甘露飯王之裔慧叡冀州人曇順黄　人道敬瑯琊王氏祖凝之守江州曇恒河東人曇昺姓陳氏潁州人曇詵廣陵人劉遺民

名程之字仲思彭城聚里人楚元王之後雷次宗字仲倫南昌
人宋炳字少文南陽人官仕太子舍人張野字萊民官仕治中
張詮字秀碩張野族周續字道祖雁門廣武人
慧遠年八十四晉義熙十三年秋八月六日見謝靈運誄序
王禕曰慧遠卒於晉義熙十二年丙辰年八十三陸修靜沒於
宋元徽五年丙辰年七十二兩辰相去六十載推而上之修靜
生義熙四年丁未慧遠亡時修靜才十歲爾至宋元嘉末修靜
始來廬山時遠公亡且三十年靖節死亦二十餘年矣安取所
謂三笑乎哉曰昔蓋有兩修靜也宋濂跋匡廬社圖十八賢道
士陸修靜法師慧遠陶元亮畢穎之遠公弟慧持僧跋陀宗少

文僧畢順劉程之雷仲倫周道祖饒忘之劉程之蓮社文云歲攝提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慧遠命正信之士豫章次宗等百有二十三人集於廬山般若臺精舍修西方淨土之學今所書止十八人取著名於時者也

西夷上表

常勝天子陛下諸佛世尊常樂安隱三達六通為世間道是名如來應供正覺遺形舍利造諸塔像莊嚴國土如須彌山村邑聚落次第羅匝城郭館宇如忉利天宮々殿高廣樓閣莊嚴四兵具足能伏怨敵國土豐樂無諸患難奉承先生正法化導人民良善慶無不利陽雪山陰雪水流注百川流溢八味清靜周

匝曲屈順趣大海一切衆生咸得受用於諸國土殊勝第一是
名震亘大宋揚鄧承嗣常勝大王之業德含天心仁廕四海聖
智周備化無不順雖人是天護世降生功德寶藏大悲救世為
我尊主常勝天子是故至誠五體敬禮阿羅單國王毗沙跋摩
稽首問訊　宋文帝元嘉十年
大吉天子足下離淫怒癡哀愍群生相好具足天龍神等恭敬
供養世尊威德身光明照如水中月如日初　間白豪普照十
方其白如雪亦如月光清淨如華顏色光耀威儀殊勝諸天龍
神之所恭敬以正法寶梵行衆生莊嚴國土人民熾盛安隱快
樂城閣高峻如乾化山衆多勇士守護此城閣莊嚴道巷平正

著種〻衣猶如天服于一切國為最勝吉揚州城無憂天主愍
念群生安樂民人律儀清淨慈化沾廣正法弘化供養三寶名
稱遠至一切並聞民人樂見如月初生群如梵王世界之主一
切人天恭敬作禮呵羅單跋摩以頂禮足猶如現前以體布地
如殿陛道供養恭敬如奉世尊以頂著地曲躬問訊忝承先業
嘉慶無量忽為惡子所見爭奪遂失本國今唯一心歸誠天子
以自存命今遣毗紐問訊大家意欲自往歸誠宣訴復畏大海
風波不達今命得存亦由毗紐此人忠志其恩難報此是大家
國今為惡子所奪而見驅擯意頗忿惋規欲雪復伏願大家聽
毗紐買諸鎧仗袍襖及馬願為料理毗紐使得時還前遣闍邪仙婆

羅訶蒙大家厚賜悉惡子奪去啟大家使知今奉薄獻願垂納受

元嘉十三年

宋國大主大吉天子足下敬禮一切種智安隱天人師降伏四魔成等正覺轉尊法輪度脫衆生教化已周入于涅槃舍利流布起無量塔衆寶莊嚴如須彌山經法流布如日照明無量淨僧猶如列宿國界廣大民人衆多宮殿城郭如忉利天宮名大宋揚州大國大吉天子安處其中紹繼先聖王有四海閻浮提內莫不來服悉以慈水普飲一切我雖在遠亦霑靈潤是以雖隔巨海常遙臣屬願照至誠垂哀納受若見聽許當年遣信若有所需惟命是獻伏願信受不生異想今遣使主佛大陀婆副

使葛抵奉宣微忱稽首敬禮大吉天子足下陁婆所啟願見信受諸有所請惟願賜聽今奉微物以表微心

元嘉十二年闍婆婆達國王師黎婆達陁阿羅跋摩

伏聞彼國據江傍海山川周固眾妙悉備莊嚴清淨猶如化城宮殿莊嚴街巷平坦人民充滿歡娛安樂聖王出遊四海隨從聖明仁愛不害眾生萬邦歸仰國富如海國中眾生奉順正法文王仁聖化之以道慈施眾生無所遺惜帝修靜戒軌道不及無上法船濟諸沉溺群僚百官受樂無怨諸天擁護萬神侍衛天魔降伏莫不歸化王身莊嚴如日初出仁澤普潤福如大雲聖賢承業如日月天於彼真丹家為殊勝臣之所住名迦毗河

東際于海其邊四邊悉紫紺石香羅天護令國安隱國王相承未曾斷絕國中人民率皆修善諸國來集共遵道法諸寺舍中皆七寶形像衆妙共具如先王法臣白修檢不犯道禁臣名月愛棄世王種惟願大王聖躰和善群臣百官悉自安隱今以此國群臣吏民山川珍寶一切歸屬五躰投誠大王足下山海遐隔無由朝覲宗仰之至遣使下承使主父名天魔悉達使主名尼陀達此人由來良善忠信是故今遣奉使表誠大王若有所須珍奇異物悉當奉送此之境土便是王國王之法令治國善道悉當承用願二國信使往來不絕此反使還願賜一使具宣聖命備勅所宜款至之誠望不空返所白如是願加哀愍奉獻

金剛指鐶摩勒金鐶諸寶物赤白鸚鵡各一頭 元嘉五年天竺迦毗黎國王月愛

右諸表俱文帝元嘉間頗似梵夷蓋涵濡象教語輒相類爾以來漸被華風譯使紛沓遂隔前規又趙宋元豐四年于闐國上表稱于闐國僂大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書與東方日出處大世界田地主漢家阿舅大官家敬和

年進玉表云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西方五百里國五百里國內條貫主黑汗王表上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四天下四天下條貫主阿舅大官家其可笑如此

沈慶之書

南宋沈慶之與兄書登北邙遠眺衆美都盡光武墳邊杏甚美今送其核

橋去洛陽宮六七里悉用大石下員以通水可受大船過也制作奇狀給水道路李好言視映蓋可貴

千金隄舊堰穀水魏時更修謂之千金堨

陵雲臺上有幽井望之幽然投一石手擲之久方有聲

石經大都其碑高丈一許廣四尺駢羅相接

鮑照

宋子京筆記云今人多誤鮑照為鮑昭李商隱有詩云濃薰鮑照葵又金陵人得地中石刻作鮑照字禰子真詩銘云景文殊不知

武后時歸照唐人因以昭名之事具昭祠堂記

井錦

南齊時荊州城東天子井出錦於時士女取用與常錦不異經月乃歇　吳均齊春秋

齊梁紀錄並云出自蕭何又織御史大夫望之以為先祖之次按何及望之於漢俱為勳德而望之本傳不有此陳齊與所書便爭寔錄近秘書監顏師古精攷經籍注解漢書已正其非今隨而改刪云

水貢

湘鄉縣南荊象井氣如椒蘭釀酒殊勝若合以他水則変南齊

時有水貢民以為病罷之立浮屠其上

州民

孔稚圭啓蕭司徒書其一云十一月二十九日州民御史中丞

孔稚圭啓云云州民即今治生也

沈麟士抄書

武康沈麟士好學織簾有書數千卷燬於火時年踰八十手自

抄寫火下細書復成三千卷

玉兒玉奴

潘淑妃名玉兒唐楊貴妃名玉奴蘇子瞻詩玉奴終不負東昏

鍾山墻銘

梁任昉大同四年七月於鍾山壙中得銘曰龜言土蓍言水甸服黃鍾啟靈址瘞在三上庚墮遇七十已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圮當時莫能辨者昉之五世孫升之以授鄭欽說乃悟卜宅者庚寅之歲月日辰而識其墓地始無一字闕散又毫釐不差也 沈作喆寓簡

昭明太子墓

昭明太子墓在池州秀山門外銅陵天啟乙丑五月貴池李夢韓君理 夢告以侵地事辛未赴銅陵數諭又屬夢還復之

餘暎

梁元帝纂要云日在午曰亭在未曰暎王仲宣詩山岡有餘暎

謂日灰也　類苑醍醐

陶籍

陶弘景子籍善詩為錢塘令政化如神

後梁春秋

江陵蔡允恭著後梁春秋十卷

明海鹽姚士粦著後梁春秋

白鼠

北魏宣武帝時洛陽縣獲白鼠散騎常侍兼尚書盧昶按瑞典外鎮刺史二千石令長不祗上命剝暴百姓人民怨嗟則白鼠至因上表諫

白樓

朔州舊城內東北白樓郡志云後魏納後秦姚興之女建此望故國飾以鉛粉故名

後魏謠

後魏時青州俗謂薄京師謠曰獄中無繫囚舍內無青州假令家道惡腸中不懷愁

後魏石像

大同府城含和坊遼建華嚴寺奉安諸帝石像五銅像六內一銅像衮冕垂足而坐餘皆常服地下受藏

魏崔涵死十二年為沙門發墓而活言死時年十五今乃二十七是死仍受歲也 後魏彭城記

劉晝

東魏劉晝孔昭上高歡書曰尼與優婆夷實是僧之妻妾損胎殺子其狀難言今僧尼二百萬并俗女向有四百餘萬六月一損胎如是則年族二百萬戶矣驗此佛是疫胎之鬼也

張潛

西魏征南將軍鄧州張潛塚在冠軍故城有碑刻其背文曰白楸之棺易朽之裳銅鐵不入丸器不藏嗟爾後人幸勿我傷宋元嘉中為盜所發獲金銀器甚多 原書魏今俟西魏

木蘭

冀州黃陂縣　隋木蘭縣北七十里木蘭山有木蘭將軍塚廟曰忠烈將軍蓋朱氏女代父西征　又歸德府城東南八十里有孝烈將軍廟　宛縣東孝烈將軍廟云木蘭女嘗代父戍守於此唐封為孝烈將軍　一統志　木蘭西漢時人從征十八年帝聞其事詔納宮中蘭不從乃自經死帝驚憫贈將軍諡孝烈見焉將可木蘭將軍贊　一云木蘭姓魏亳之譙人廟祭歲四月八日蓋其生辰也　嚴滄浪曰木蘭歌朔風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酷似太白非漢魏人語　左舜齋曰況有可汗大點兵之句乃唐人無疑魏大武時柔然已號可汗非始於唐也通鑑載之

太白殊不相類 舜豕直疏

嚴滄浪詩話采蘭畹文苑英華並作常元甫名字郭茂倩樂府有兩篇其後篇乃元甫所作也

晉末僭亂

趙劉元海據平陽三主二十五年　後趙石勒都襄國六主三十二年　燕慕容皝都薊遷鄴三主三十四年　秦苻堅都長安五主四十四年　後秦姚萇都長安三主三十四年　南涼禿髮烏孤據樂都遷西平三主十九年　北涼沮渠蒙遜據姑臧二主三十九年　南燕慕容德據廣固二主十二年　西秦乞伏國仁據苑川遷金城四主四十六年　後燕慕容垂據中山

鄴四主二十五年　夏赫連勃勃據朔方三主二十五年　後魏拓拔氏改姓元都雲中遷洛十六帝一百七十一年　北齊高氏都鄴五主二十七年　周宇文氏都長安五主二十六年

仙隱趙逸曰自永嘉以來二百餘年建國稱王者十有六君皆游其都邑目擊其事國滅之後觀其史書皆非實錄 伽藍記

前溪

于競大唐傳湖州德清縣南前溪村則南朝集樂之處今尚有數百家習音樂江南聲伎多自此出所謂舞出前溪者也復齋漫錄言陳劉刪詩山邊歌落日池上舞前溪唐崔顥詩舞愛前溪錄歌翻子夜長按智匠古今樂錄晉車騎將軍沈玩作前溪

歌而非舞也盖復齋不曾見于魏大唐傳故不知舞出前漢耳漁隱叢話舞歌以地著猶今曲之尚海鹽腔也元澉浦楊氏官提舉家僮數百指教以新聲傾聽一時　明初楊氏坐法戍雲南梨園相其聲不衰亦前漢之例也

中說元經

文中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鮑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謝朓淺人

也其文捷江總蘇人也其文虔子鎬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
之心為其文約以則
元經天子之史也書帝正月非之 程子微言
元經始帝晉卒授魏明天命之有在晉宋齊梁陳亡哀中國之無
人卓然於明道而其書不傳今元經存殊駁野蓋偽書丞史

墨蹟

五代陳世祖時征北軍人於丹徒盜發晉郗曇墓大獲晉右將
軍王羲之書及諸名賢遺跡事覺其書並沒縣官藏於秘府世
祖以予伯叔好學多以賜之
陳後主予

福建永春縣陳巖山王應廟祀咸應侯陳後主叔寶三人長曰
鏡臺翁李曰易簡為御史中丞侯居中名不傳少習兵法為時
豪征南越擊醜虜有功隋既平陳侯兄弟三人引兵南奔據桃
林場之肥湖後隋帝有旨令鏡臺釋兵命有司四時祭其父祖
其編籍為民與其兄弟分居三所鏡臺翁居肥湖之瑞峯易簡
居慕仁里溪西而侯隱東岩崎峯嶺時挈鞭秣馬往返桃源閒
一夕憩桃源驛東偏留弓劍沒後屢著靈應御民即地祀之按
陳書後主二十二男皇太子深會稽王莊吳興王胤南平王嶷
永嘉王彥邵陵王兢南海王虔錢塘王恬信義王祗東陽王恮
郡王藩餘子十一人總觀明綱紀冲治端肆咸稱並未及封

諸王無一征南與摯醜虜者且俱從入關安得南閩而潛之也

前見聞書顧異傳疑可也

景陽井銘

隋煬帝景陽井銘曰前車已覆後乘將沒

鼓山神鉦

武安縣南三十里鼓山上有二石如鼓形世傳鳴則兵起故名

神鉦高齊之末此鼓鳴齊亡隋末鼓聲聞數百里隋亡又云中

有竹林寺五百羅漢所居隱而不見按齊志云文宣帝天保末

年常使人往此寺取經函使者辭以不知帝曰卿取我駱駝衆

之則自至矣使者如山果見一寺寺門有數僧相謂曰高洋駱

駝来也問使者曰爾天子使汝来何求曰帝命于寺東廊從北第一房取經函及尺八黃帕等僧共取與之後不復見至今山中居人時有聞其鐘聲及聞梵音者然皆莫知其處帝書自鄴都諸晉陽往来山下故起離宮以備巡幸於此山腹見數百聖僧行道遂開三石室刻諸尊像因建寺名石窟今常樂寺也見金亶奉大夫刑部尚書勵紀中

石經

石經大學是魏政和中鉛諸儒虞松等考正五經刻之於石而大學中庸行焉松表述賈逵之言曰孔伋窮居於宋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故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則學庸

皆予愚所作至唐定十三經註疏多妄爲改竄令人不見石經遂以唐爲古本其實非也明皇既穿鑿既亂大學次序又刪去顏淵問仁五句芬經刪去閨門一章洪範亦改頗陂字審見明皇老子注云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于母原無求于二字朕所加也蓋其妄每〻如此 焦澹園集

佛圖戶

魏獻文帝皇興三年令罪民及官奴爲佛圖戶魏徙青齊民於平城象乾僧曇曜奏其民有能輸粟六十斛入僧曹者即爲僧祇戶粟爲僧祇粟備凶歲饑民又請民犯重罪及官奴爲佛圖戶供諸寺洒掃並許之

七聲

周武帝時龜慈人曰蘇祗婆從突厥皇后入朝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一旦娑陀力華言平聲即宮聲也二曰鷄識華言長聲即南呂聲也三曰沙識華言質直聲即角聲也四曰沙侯加濫華言應聲即變徵聲也五曰沙臘華言應和聲即徵聲也六曰般贍華言五聲即羽聲也七曰俟利建華言斛牛聲即變宮聲也譯因習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

智者大師

智者大師書陀羅尼經四卷存天台山大慈寺後傳於慧明寺在縣東北六十里宋時亡失僅留其一嘉靖間為兵憲譚綸取去今所

存是宋元通法師補書者

白王

會稽山土神白王云隋煬帝手封於向故名響王

丁峴

陳丁峴善書與智永齊名時謂丁真永草

隋堤

河閒寧津縣北三十五里隋堤云隋煬帝巡遊駐驛於此令軍士築堤如垣有居民耿姓守道守義者進膳帝嘉之因以築堤賜名耿村土民或稱隋堤又稱耿家園

補隋忠臣

義寧二年泉州守洛陽歐陽佑官滿回歸至鄱陽聞隋亡挈家自潮大亂山河中土人殘虐之邵人祠祀焉

宗室世系

唐書歐陽修宗室世系表云李氏出自嬴姓帝顓頊高陽氏生大業大業生女華女華生皋陶字庭堅為唐大理生益益生恩成歷夏商周為大理以官命族族遂曰益為皋陶子昔人嘗辯之矣

秦王山

豐潤縣東北二十里有山名不傳高可三里許無他木惟荊叢生世稱唐太宗為秦王時東征凱旋登山見荊乃愕然曰此吾

師蒙時教我朴也遂下馬拜之劉首皆下垂如人俯伏狀至今猶然石上有秦王下馬跡因名秦王山

牛口峪

臨城縣西二十五里牛口峪昔有童謠曰竇入牛口勢不得久竇建德為唐兵所破走至此果被擒

高識傳

唐初富奕集晉魏以來闢佛者作高識傳

避諱

唐太宗諱世民偏傍犯如葉字作菜字泯字作泜字

劉黑闥

劉黑闥卜種植得九五飛龍卦以反叛至于誅僇其時解者曰飛龍指唐太宗也明主高陽氏人力耕供上卽為利見大人之象黑闥不知自取冥行之凶

薛仁果

薛仁果本薛仁杲唐史誤以杲為果見歐陽詢所書御製六馬贊云颯白蹄烏平薛仁果時乘

入閤儀

唐有大內又有大明宮在大內之東北世謂之東內高宗以後天子多在大明宮之正南門曰丹鳳門門內第一殿曰含元殿大朝會則御之第二殿曰宣政殿謂之正衙相望大册封則御之

常三殿曰紫宸殿謂之上閤亦曰內衙隻日常朝則御之天子坐朝須立仗於正衙殿或乘輿正御紫宸殿即喚仗自宣政殿兩門入是謂東西閤門也以本朝宮殿視之宣德門唐丹鳳門也大慶殿唐含元殿也文德殿唐宣政殿也紫宸殿唐紫宸殿也今欲求入閤本意施于儀典須先立仗文德殿庭如天子正御紫宸即喚仗自東西閤門入如此則差與舊儀合但今之諸殿比於唐制南北不相對爾又按唐自中葉以還雙日及非時大臣奏事別開延英殿若今假日御崇政延和是也乃知唐制每御坐朝日即為入閤其後正衙立仗因而遂廢甚非禮也　宋

參知政事宋庠奏議

朝元閣

唐詩朝元閣上西風急都入長楊作雨聲齋禮壽府大宇為太常少卿祀西岳為予言親歷其地其楊散株猶在閣基之西非宮名也 張志修南園漫錄

鑄錢郡守

武德中鑄開元通寶錢〻有益字則成監所鑄有潤字則丹陽所鑄餘倣此

直隸

魏鄭公徵狄梁公仁傑張燕公說婁隸直不岐共以為異 陳師道後山談叢

龍毛

雒縣寺塔爲龍所護側有三池莫測淺深三龍居之人莫能臨視貞觀十三年三龍大鬪雷霆震擊水火交飛久之乃息人皆拾得龍毛長三尺許黃赤可愛毛一作鬚 佛藏梵字函

袁天綱題石

方士袁天綱見閬州錦屛山題其石曰此石唐拭英靈乃絶

麻姑

麻姑姓黎字瓊仙唐放出宮人也 耕餘雜錄

諸陵

高祖獻陵三原縣東北十八里陪塋諸王十六公主一功臣六

太宗昭陵醴泉縣北九嵕山陪葬諸王七公主二十一妃嬪八

諸臣墓宰相房玄齡杜如晦魏徵馬周岑文本崔敦禮李勣李

靖溫彥博蕭瑀高士廉長孫無忌許敬宗十三人三品丞郎唐

儉姜晦李大亮虞世南杜正倫姚思廉褚亮薛收馬載段綸張

後胤孔志亮閻立本房仁裕竇廷蘭盧貞松張藝李珍等五十

三人功臣大將阿史那忠尉遲敬德秦叔寶周護仁等六十四

人

高宗乾陵乾州西北五里梁山與武后合陪葬太子二諸王三

公主一

中宗定陵富平縣西北十五里龍泉山陪葬太子二公主五

睿宗橋陵蒲城縣豐山陪葬太子三公主三

讓帝惠陵蒲城北十五里陪葬諸王三公主三

玄宗泰陵蒲城金粟山

肅宗建陵乾州武將山陪葬郭子儀

尉遲敬德城滁州

唐初修滁州子城及西水關　明胡松審行視其下見其石上有尉遲敬德監造數字攷敬德傳不云有事于滁而石上云云要之不誣

高宗論史

顯慶中令狐德棻劉胤之撰國史許敬宗復加叙次帝恨敬宗

所記失寔命宰相刋正且曰朕昔從事未央宮辟伏既過有橫刀伏草中者先帝歔欷却謂朕曰事發當死者數十人汝可命出之史臣惟叙此為寔郤虞後曰先帝仁恩請將此類非一臣之弟慶楷被譯供奉時有三衞悞拂御衣者懼甚先帝曰左右無御史我不罪汝帝曰此史臣應載虜後乃表左史李仁寔刪整僞辭會仁寔死而止

木葉遼陽

沈佺期詩九月寒砧催木葉十年征戍憶遼陽木葉地名或曰下葉亦地名摭遼史歲幸木葉山則非下葉也

祝黃果黃

枇杷黄擧予忙　枇杷黄醫者忙橘予黄醫者藏續者藏

章懷太子墓

武后忌太子殿爲庶人徙巴州使丘神勣逼令自殺墓銘曰斷一指得天下凢人不爲殺愛子窃帝位武后行之噫嘻賢之遺臆萬世之元龜

李龍遷墓

四川龍川宣撫司東南百五十里牛心山昔李龍遷墓於山側唐武后革命鑿斷山脉水赤如血玄宗幸蜀有老人蘇坦奏龍州牛心山國之祖墓今日蒙塵之禍乃則天掘鑿所致玄宗即命判史修填如舊未幾誅祿山乃陞州爲都督府賜號靈應郡

狼山都督府

高宗永徽元年立狼山都督府在今宣府良山之南地多瓦礫永樂初掘地者得斷碑并柱礎焉

何仙姑

何仙姑廣州增城人生而頂有六毫武后時駐雲母溪夢神人教之食雲母粉當輕身不死姑取餌之常往來山谷間行步如飛後漸辟穀語言異常武后遣使召赴闕中路復失景龍中白日昇天天寶九載見於麻姑佇立五色雲中大曆中又見自廣州小石樓今云宋時人不省所謂

駱賓王

貽寶玉義烏縣東二十里[上楓]塘　寶玉父履元任博昌令

女論語

宋若華著女論語十篇大抵做論語以韋宣文君符堅時常遣母宋氏傳周官代孔子曹大家等為淵再推明婦道所宜女柔若昭又為傳申釋之

長生殿

臨潼縣南溫泉宮天寶六載改為華清宮其齋殿曰長生殿天寶元年作寔錄有事於朝元閣即齋沐此殿〻南近東有明珠殿

程大昌雍錄曰溫泉在驪山與帝都密邇自秦漢隋唐人主皆

嘗游幸惟玄宗特侈盡即還宮百司廨府皆行各有寓止自十月往至歲盡乃還宮又緣楊貴妃之故其奢蕩特為彰著大抵宮殿包裹驪山一山而繚墻周徧其外觀風樓下又有夾城可通禁中白樂天追咎其事作歌以為後世監世喜傳誦然詩多不得其實也華清宮者本太宗溫泉宮之天寶六載始名華清而楊妃入宮以太真得幸已在三載則華清未名而妃已先幸今曰春寒賜浴溫清池始是初承恩幸時此已誤矣而又記其設既則曰七月七日長生殿華清宮固有長生殿而其地乃齋宿禮神之所本非寢殿帝又未嘗以七月至驪山則白歌皆不審也

太甲

王勃夫子廟碑華蓋西臨藏五雲於太甲晉天文志華蓋七星杠下九星今十六星太甲恐是六甲鄭以備詩註

武成閣

唐初功臣皆云圖形凌烟閣河間元孝王碑與段志玄碑皆云圖武成閣豈凌烟閣元名武成耶見西谿叢語

花鳥史

唐天寶中密遣使採取艷異者為花鳥史

李如暹

元微之新題樂府延州鎮李如暹蓬子將軍之子也嘗沒西蕃

及歸自云著法帷正歲一日許唐人沒蕃者服衣冠如還當此日悲不自勝遂與妻孥定歸計

滕王元嬰

滕王元嬰高祖之子也永徽初王以驕恣不法簡置滁始王寔封千户為金州刺史驕縱失度在太宗喪集官屬宴飲歌舞狎昵廝養巡省部内從民借狗求置所過為害以九彈人觀其走避則樂城門夜閉不復有節高宗以書切責曰朕以王室親不忍置法今署下上考冀愧王心久之遷洪州都督官屬妻美者紿以妃召逼私之嘗為典籤崔簡妻鄭嫚罵以履抵元嬰面血流乃免元嬰慚歷旬不視事後坐法削户及親事帳下之半編置

滕中

杜甫詩　滕王亭子君王臺榭枕巴山萬丈丹梯尚可攀春日鶯啼脩竹裡仙家犬吠白雲閒清江碧石傷心麗嫩蘂濃花滿目斑人到於今歌出牧來游此地不知還　又　寂寞春山路君王不復行古墻猶竹色虛閣自松聲鳥雀荒村暮雲霞過客情尚思歌吹入千騎把霓旌　玉臺觀公自注滕王造　中天積翠玉臺遙上帝高居絳節朝遂有馮夷來擊鼓始知嬴女善吹簫江光隱見黿鼉窟石勢參差烏鵲橋更有紅顏生羽翮便應黃髮老漁樵

又　浩劫因王造平臺訪古游綵雲蕭史駐文字魯公留宮闕通群帝乾坤到十洲人傳有笙鶴時過北山頭宋嘉泰甲子達安

蔡夢弼曰滕王元嬰調露年間任閬州刺史在閬州有亭洪州有閣又有碧落碑題字號曰以魯恭比滕王必有詩文遺蹟在焉

譚邃曰古人湮沒多矣滕王以杜甫王勃至今著杜韓詩史采貽瑞閬州獨無少判牙必易行政績不僅々景物增勝也

追貽楊素

武后追貽楊素隋詔曰朕上嘉賢佐下悲賊臣嘗欲從容於萬載之暇褒貽於千載之外

梵勅

韶州南華寺后妃勅免差役今存勅梵書墨跡如新 曹溪通志

一行

僧一行鄭公張公瑾之孫博覧經史武三思慕其名請結交逃
匿隱於僧梵

玄宗見道

不物〻我〻不是〻非〻忘意非我意〻湧非我懷〻[illegible]

天子別號

玄宗自稱上清弟子見華陽頌　武宗自稱承道繼玄昭明三
光弟子南岳上真人見會昌投龍文

戒牧宰碑

彰德林縣令廨內有唐開元宋明皇戒牧宰碑口勅曰朕本求

牧宰務在理人所業試懸有遺俊令中書門下銓擇得卿等高
科副朕勞求之意郡縣者國之本牧宰者政之先朕每屬意此
官有殊餘職頃來刺史縣令多不得人致令戶口未能安業斯
亦朕之不德所致舊蔡勞想揚搜所知親加試擇卿等寔為舉
首深副朕懷今故與卿相見卿等到任之日百姓間有不安德
事宜一一條奏朕別知聽察佇卿政能若一任之內風化有聞
當擢以不次有非常賞若不遵朕意苟復因循亦當有非常罰
朕此舉可謂求仁得仁何憂郡縣不理又勅曰朕聞古下人不
忘鑒寐廢于晝數寄存牧宰所以推擇才能親加考覈卿等各
膺時用副朕虛求亦既得人佇聞佳政若能銳精為理聲績有

稱即當待以不次信此言之可復如其政不能舉行且有遺寔獨敗於厥躬必將坐於舉主此亦明約不得不然各宜勉之以成名節今賜卿少物刺史七十匹縣令四十匹各宜領取並於朝堂坐食食吃好去又回還已勅卿賜宜領取卿等到任之任宣慰百姓知朕憂勤是選舉三十八人有林脛為林應懋全

彰德府志

宋璟薦鄭勉

開元時宰相宋璟薦儀州司馬鄭勉有才略文詞但性好異端好是非改變若全引進則悔吝必至若長棄捐則才用可惜改陝州刺史

鳳不傷龍

開元中有鳳二龍至華陰龍墜地化清泉二道其一爲鳳亦傷流血泉色遂赤今有赤地山

謨遼面龍鳳俱鱗羽之長稱神物御輦帝龍飾后鳳飾而二龍見傷於鳳宜往帝爲后所制也

張萬歲王毛仲

唐人養馬于涇渭近及岡華置八坊其地止千二百三十頃樹苜蓿茼麥用牧奚三千官家無錢衣食皮毛是資不取諸官盡合牧而散畜之專其事不雜以耕而太僕張萬歲王毛仲官職雜專自本帝國生長北方貴歷牧事習地擬閑無點集追呼之擾科索之煩順天因地馬畜滋植萬歲至七十萬六千毛仲至

六千萬五千六百有奇色別為群號稱雲錦地帳不窮增置河西史贊其盛圖傳至今夫豈有他術哉法簡而寡欲而不亡故也 平凉府志

亢倉子

宜城王仕原年十八登陵戲搜岳過薊門山問道于隱者元知運入太行山涉藥經王屋穿小有洞謁太白山習隱訣歸終南山天寶四載詔徵京邑論校孟浩然所著有亢倉子

楊貴妃

楊貴妃蓉州晉寧衛雲陵里人父維母葉氏出記有異質鄰部署楊康求為女聘陽玄琰為長史又從康求為女攜歸京後進入壽王

宮玄宗召為貴妃今梧州容縣有楊妃井并予真記
長恨歌載玄宗避暑驪山以七月七日與貴妃並肩誓心願世
世為夫婦天寶遺事又言帝與貴妃每至七月七日夜在華清
宮游宴宮女皆陳瓜果乞巧皆楔之致之史玄宗幸華清宮皆
以十月其違皆以二月或四月未有過夏者野史之不足信往
往如此 五雜俎

聽鴝鵒聲

天寶十年常郇公 陟 謫守蘄州時李泌亦以處士放逐因夜飲聞
鴝鵒聲常公泣下李曰此鳥人以為惡其聲可聽乃令坐客有
不聞其聲者罰以大白由是聽之不厭

公主入道

玄宗女萬安公主　代宗女華陽公主　德宗女文安公主

憲宗女永安公主　穆宗女義昌公主安康公主時天下觀一

千六百八十七

張九齡

唐劉夢得集言曲江為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因默燕冀無

似終為餘視近世薵嚋諸小說皆因之不致之過也當怪徐浩

作公碑銘明書嗣子掇居最次以李闌立身以行著隔在冠進

不受偽官及収復兩京特制拜朝散大夫右贊善孫藏寵河南

府壽安尉永係先生皃寡義少且有賤于孫矣乃見唐書世系

表九齡于極右贊善大夫拯于藏器長水丞藏器于敦慶袁州參軍敦慶于景能景能于謂脩南觀察衙推孝卿湖南鹽鐵判官謂于淮仁化令孫文蔚監東大倉自九齡至文蔚八葉之中仕宦不絶而夢溪云云非寢語耶一時浮言聞之不加審諦輙形於筆墨世之類此者當爲不少焦竑題曲江集

天寶迴文詩

范陽盧某母瑯琊王氏於景龍中撰天寶迴文詩九八百一十二字誠具手曰吾後之後爾密記之若逢大道之朝遇非常之主當以其圖上獻至玄宗朝東平太守始上之高適代爲之表

安祿山反兆

安祿山城雄武扼飛狐塞王忠嗣上言祿山且亂此忠嗣之先識也時祿山以薊為巢穴恐河東之勁兵掎之飛狐塞則兵無從入矣 大同鎮志

飛狐今之黑石嶺也 宣大入中原惟有二門居庸直其後紫荊當其前由後必於雞鳴由前必於飛狐

安祿山將反前數日集大將十餘人宴賚甚厚滿廳施山川險易攻取剽劫之勢每人付一圖令曰從其處會洛陽有違者斬諸將承命莫敢出聲及至洛陽悉如其畫 幽閒鼓吹

畢炕

唐平太守畢炕拒安祿山城陷覆其家唐書附其父畢構傳不

見於忠義傳溫公通鑑亦失書 楊慎

李林甫詩

李林甫贈韓席侍郎詩撰予秉孤直虛薦叅文昌

王維

王右丞維因其父官司馬徙家汾州然寔祁人也　明萬曆閒祁閻氏築宅忽地陷得骸櫬定然中有瓷枕枕上有剔銀鏤銅乃右丞父闕泥金壽信作也邑人李無言倡祁上同志斂錢改厝 舞元

春巖歸堂集

成化間北京大內摩載門有丹漆巨提行以支北扉久矣提偶墮地破乃髹竹也中藏卷三其一王右丞圖山水呈御覽明日賜

太監黄賜用細練高尺二寸長四尺竒前後周完末正書曰王維製

端正樹

玄宗發馬嵬至扶風道上有石楠樹團團愛玩之呼為端正樹　裕景安征塗記馬嵬人名於此築城以避難未詳何代人姚萇時扶風王駢以數千人保馬嵬故城興平縣南二十五里有楊妃塚又有馬嵬故城馬嵬故驛馬嵬泉楊妃塚前有土如粉人謂之楊妃粉

金帯楠

玄宗幸蜀偶值村婦解金帯賜之至今名其地金帯楠　明喻

時詩村婦是何人獻得天子帶還似愛玉奴不恤中原害

內臣妻

高力士妻 氏 李輔國妻吏部侍郎元希聲姪女又內侍妻

王氏墓誌王孟諸撰

于闐國王勝

肅宗時于闐國王勝入朝遜國于弟曜身留宿衛三十年生子

銳曜上書以國還銳天子遣之勝止不遣

南霽雲

貴州多祠南霽雲名曰黑神或曰霽雲死為神主南嶽故南人

祀之子承嗣清江郡太守多善政今思州隋清江也 黔記

于休烈

于休烈為太常少卿兼脩國史於時經大盜後史籍殘闕休烈奏國史實錄等書二千八百篇藏興慶宮焚蕩皆盡請下御史叢史館所由求府縣有得者許上送官一書進官一資一篇絹一匹凡數日止獲一二有韋述以其家藏國史百二十篇上獻

孝經

孝經開元中刪閨門一章以劉炫偽之也朱文公定孝經收小旻戰兢一章

佛經

隋大業時佛經六千一百九十八卷唐開元時五千四十八卷

宋雍熙初增新經九九千五百卷

春秋

趙咲曰春秋明白如日月簡易如天地

寒食

開元初勅寒食上墓近代墓祭蓋出於此

邯鄲夢

邯鄲呂仙祠馬攀龍記云按枕中記開元中呂翁經邯鄲道中授盧生枕而呂純陽或云生於德宗貞元戊寅或云文宗開成始舉進士時長安相距遠甚祠中乃像鍾離翁洎純陽為非是或又謂盧之炊黍鼠枕之夢與純陽炊黃粱未熟之夢相似本

一事也訛而爲二焉亦不可攷矣

八關齋會石幢

歸德唐之宋州也有八關齋會報德記石幢顏真卿書在故開光元寺中會昌間寺廢因毀幢之半後刺史崔倬募刻之幢形八觚頂如覆釜其記宋州刺史爲河南節度田神功達神功救李岑解宋州之圍也

韋應物

韋蘇州少以三衛郎事玄宗豪縱不羈玄宗崩始折節務讀書故其逢楊開府詩少事武皇帝亡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持樗蒲局莫竊東隣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一

字多不識飲酒肆頑癡 歸子奮

元結

元魯山〻居阻水絶食而死 王元之小畜集

杜甫詩讖

射洪陸使君廟以杜詩為讖極靈 陸游渭南集

蜀人以釜為銼杜詩荊扉生蔓草土銼冷疎煙

花卿

杜子美贈花卿詩錦城絲管日紛〻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趙子櫟曰古歌詞載林鐘宮小調入破第二云錦庭絲管曉紛〻半入雲山半入雲此曲多應天下

有人間能得幾回聞按花卿名敬定劍南節度崔光遠之末將也黃山谷曰楊叔明為余言花卿塚在丹稜之東館鎮至今有英氣血食其鄉見封為忠應公

王母鳥

杜子美郊壇歌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宋中官陳彥和在宣和間掌禽苑言蜀中貢王母鳥狀如燕紺色翠尾甚長飛則尾開鸛鵲如兩旗

小寒食

小寒食見杜詩

李昀禽

貞元五年李白子伯禽為嘉興乍浦下場鹽官侮慢神廟以死 太平廣記

蔡沁

晉江蔡沁貞元中進士撰歐陽詹登第為閩破荒蓋憑韓文公歐陽生哀詞而舊志載沁先歐登第未知何年 閩書

私白

唐時諸道進私白閩中為盛杜宣猷未為福建觀察使每寒食遣吏分發其先壟時謂宣猷為勅賜墓戶私白者閩兒也

僧懷濬

福建僧懷濬有上懷州刺史詩二首家在閩中東復東其中歲

葳有花紅如今不在花紅腸花在舊時紅處紅家在関中西復西其中葳〻有鶯啼如今不在鶯啼腸鶯在舊時啼腸啼此詩似竹枝詞類今吳歌然却有三百之旨

韓家莊

吏侍鉅鹿耿裕考韓文公家莊在懷慶府孟縣西十里孟今唐河陽故城在孟縣南十八里唐末廢河陽置孟縣國初因之為孟縣公寔河陽人生有歸河陽省墳墓之文沒亦葬於是皇甫湜撰公墓碑云歸河陽韓氏先塋則公為河陽人本無疑者不何以訛為南陽人蓋南字即河字之誤抄錄者之過也公集中言河陽者不一竟無一語及南陽公豈忘本耶又縣東有韓莊韓

湘塚則公世居於是而去他何也

修武縣東北三十里曰南陽縣韓文公之故里也居人呼其地曰韓庄又曰韓村愈自上世居此按李翱為愈作行狀曰昌黎人而愈亦嘗自稱昌黎皇甫湜為愈作墓志銘不言鄉里李白作愈父仲卿去思碑曰南陽人嗣後劉煦舊唐書列傳亦曰昌黎人蓋本諸行狀而歐宋新唐書乃增曰鄧州南陽人蓋本諸去思碑而謬加鄧州二字也昌黎右韓氏通稱如李必曰隴西崔必曰博陵孫必曰樂安耳今修武之韓庄有愈墓存焉則愈之為修武人明矣 河南通志

永平府昌黎縣西五里韓愈高祖以上墓也自其曾祖泰仕曹

州司馬因家於河南子孫不復在此 永平府志

大顛

韓退之問大顛曰師春秋幾何大顛提數珠示之曰晝夜一百八退之惘然問首座曰和尚言晝夜一百八意若如何首座叩齒而已他日復見大顛問曰晝夜一百八意若何如師亦叩齒於是退之自喜曰今知佛法無二道也時大顛即召首座問信然即杖而逐之潮陽然禪師偈曰解展機鋒是大顛明知不是小因緣一般叩齒叢林異出險歸公始得聞 謹遵曰此僧家傾托昌黎并拙入顛也昌黎問年如吾輩平常寒溫非問佛法也在大顛自冥告正不必作如許此則名媚之前皆伎倆若概如

不得一閑語矣且昌黎篤蹇人果有此答伊且笑而置之叩首座何為

韓木

潮州無橡木韓文公植橡于韓山祠而種之他山不橡也土人名橡曰韓木郭子章粵草

退之像

晏公嘗於昌黎見韓退之像與歐陽永叔絶類故目永叔為韓公再來

茶仙

杜牧之詩誰知病太守猶得作茶仙宋滁州僧永建茶仙亭

綠野堂

裴晉公綠野堂乃李義年故第後傳至宋王旦不取張齊賢市之

陽城驛

商州南山陽城驛元稹貶江陵過之不忍呼其歸改爲避賢郵白樂天在翰林聞而知之又見在紫微富水驛注富水驛舊名與陽諫議同 王元之集

孫樵家僮

孫樵家僮犀角厲兕見祭高諫議文

白雪樓五客

鍾祥縣石城下白雪樓下臨江李昉守郢時畫五禽壁間鶴曰

仙客孔雀曰南客鸚鵡曰西客鷺鷥曰雪客白鷴曰閑客

釋道英

釋道英戒德克全名振天下住寺在布政坊咸亨中見鬼物奇主慧簡嘗曰曉見二人不識從入英院馬簡怪而問之英曰向者秦莊襄王使使傳語饑甚久以師大慈欲留排食幷從者三百人勿辭勞也吾以報云後日曉具饌可來專相候耳簡聞言以酒助之及期果來侍從甚厳坐食倉皇謂英曰弟子不食八十年矣英問其故答曰吾殘東周絶姬嗣或責以功德惟以殺宥矜恤惸獨塞之終為未補福少罪多受對未畢今此一餐更四十年方復得食因歷指座上云此是白起王翦為殺害多罪

報未終又云此陳軫以虛詐故　英曰王何不從人索食
而甘虛腹此奚可忍乎王曰慈心人少吾緣貴人不可妄行祟
禍所以然也棄去謂英曰甚感傷賢厭飫弟子有少物即送相
償城東通化門外尖塚錄上而高大吾棲神之所世人不知妄
云吕不韋塚耳英曰往遺赤眉開發有何物來曰賊取不得曰
買遺非發丘中郎出家人無用物必勿將來言訖長揖而去

董召南故里

壽州安豐鄉古屬縣唐董生召南故里其地多陂池好田物產
饒故老歟著韓歐董生猶能傳其行事

房山縣南十里石樓村有唐詩人賈島墓又景州西南五十里
賈島村一曰賈島峪

吐蕃

唐憲宗時吐蕃使其中書令尚綺心兒攻燉煌刺史周鼎嬰城
固守鼎請救回鶻踰年不至都知兵馬閻朝殺鼎自領州事守
城者八年出綾一匹換麥一斗存者甚衆朝喜曰可以死守又
二年糧械皆盡登城呼曰如毋他徙境請以城降綺心兒許諾
於是出降自攻城至是十一年州人皆改服臣虜歲時祀祖父
衣中國之服號慟而藏之

穆宗時遣大理卿劉文鼎出使吐蕃道成紀武川以至龍支城

耆老千人拜且泣問天子安在言頃從軍戰沒于此今子孫未忘唐䘮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來書已皆嗚咽問之豐州之人也

石經

文宗太和七年石刻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開成二年告成今在西安文廟碑洞中

門堠

唐盛時京師開遠門外立堠云去西安西九千九百里以示戎人不為萬里行

僞書

白樂天先有秦中吟及百部判皆為書肆市賈題其卷云白才子文章檢舉好偽作余詩傳流諸處自到會稽已有人寫宮詞百篇及雜詩兩卷皆云是余所撰及手勘驗無一篇是者樂天於翰林中書取書詔批答詞等撰為程式禁中號曰白樸每自新入學士求請寶重過於六典也 以上俱元微之詩自注

甲門

近世不以勲閥之胄為令族而以崔盧澤李為甲門見元慎送王師範詩注

度外星辰

交廣間南極侵高北極侵低圖覩度外星辰至衆大如五曜者

數十皆不在星經 元九長慶集詩注

錢塘公館詩

龍溪周匡物錢塘公館詩萬里茫茫天塹遼秦皇底事不安橋錢塘江口無錢過又阻西風兩信潮按施肩吾亦有此詩天塹茫茫連沃焦秦皇何事不安橋錢塘渡口無錢似已失兩西風雨信潮

六詔

紫薇詔越詔析詔浪穹詔鄧賧詔施浪詔蒙舍詔

星命

李虛中最深於五行書韓文公志其墓

命書本於都利聿斯經都利蓋都賴也西域康居城當都賴水上則今所傳聿斯經者婆羅門術也李弼乾寔婆羅門僧士而羅撰討都亦胡梵之語

軌革卦影

軌革卦影見宋類苑今術家畫休咎或龜或鶴鵲鳴出以為驗

崔蔦〻

予於粵西見唐李給事撰滎陽鄭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墓志銘云夫人四德兼備六親雍和母儀內則動靜可思禮行詩諷進止成法以大中九年正終於淇澳年七十有六子六人瑱珊璉琨璿琬皆名、有、位具志瘞土久矣成化間畊者得諸廢塚鬻之

鄭氏為中學香案石又若干年而槐縣令愛其迹置之邑治陳仲醇又以其文刻之古文錄曰崔氏一辱於元微之會真記再辱於伶工戲押褻侮越千百載而後為崔氏一洗氷玉之恥君予疑崔氏未嫁失身于元恐有氷玉可洗其後見三水續志云崔娶文美麗絕世才德踰人元稹以中表親相違逆旅挑之固拒不從稹以挾援之恨偽為會真記自撰姓朱閱吾書以辱崔氏其後居位輪若及此事於章疏此足信哉稹與樂天齊名稱元白居易始終以直道與天子爭可否而稹附離權勢排陷裴度諸君子阻撓藝功其後徼倖得相名望灌然彼固傾陷士不難于謗諸君子而難于辱一婦人乎會真記文絕佳而風流事又為

人喜談樂道孰為洗之吁嗟千古以來正士之被傾賢女之被誘者不少矣 為時可概談

元微之狂醉詩一自栢臺為御史二年辜負兩京春峴亭今日顛狂醉舞引紅娘亂打人

薛濤井

成都府錦江南岸舊名玉女津水極清劉令入蜀王邸內環以欄楯人不敢汲專備製箋之用歲三月三日汲水造箋二十四幅入貢止四幅餘留藩邸以餽將貴今皆他日造未必三月三日也市肆間絕無貿者

唐曹因墓誌銘

君姓曹名因字鄰夫世爲鄱陽人祖父皆仕唐高祖朝惟君三舉不第安命樂道纏墨自守及卒於長安道朝士里人無不太息予獨不然慰其母曰百畝足養百巻足遺縱浪大化游戲小兒生死聚散萬古常常耳何足悼靈府哉予聞氏君室也歸君八歲遇至義篤故贈之銘曰其生也天其死也天達人大觀哀復何言

陷虜子孫

肅宗初召隴兵赴難吐蕃因陷河西隴右華人百萬皆陷於虜文宗時嘗遣使至西域甘涼瓜沙等州人奏道迎注曰皇帝猶念陷蕃人民否其人皆天寶陷虜者子孫其語言稍變而衣服

猶不改

呂岩

呂岩蒲州永樂縣人會昌中再舉進士不第遇鍾離子得道河東呂陽曰岩渭之孫海州刺史讓之子咸通中擢進士第

東都九老會

前懷州司馬安定胡杲年八十九　衛尉卿致仕馮翊吉皎年八十八　前磁州刺史廣平劉真年八十七　前龍武軍長史滎陽鄭據年八十五　前侍御史內供奉官范陽盧真年八十三　前永州刺史清河張渾年七十七　刑部尚書致仕白居易年七十四　秘書狄兼謨河南尹盧貞以年未七十雖與會

而不及列會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會東都履道坊各賦七言
四韵詩一章

麒麟草

元和時館閣湯飲待學士者煎麒麟草

旱藕

大曆中高郵民張存以踏藕為業嘗於坡中見旱藕大如臂極
力掘之深二丈大至合抱似不可窮乃斷之中得一劍長二尺
色青無刃存不知貴郡人有知者以束薪易獲焉其藕無絲　揚州志

石孝忠

石孝忠者生長韓魏閭有膂力少時偷鷄狗州里苦之後折節事

李愬前驅元和中天子用裴丞相征蔡愬與光顏重胤皆受丞相
節制明年蔡平刑部侍郎韓愈撰碑專歸功丞相孝忠見其文
大恚怒因作力推其碑吏不能止及執詣節度使命具獄將覺
之碑下孝忠度必死乃佯臥地若不勝捶聽狀吏就詰之孝忠
捆縛用枷尾拄殺之上聞之使送闕下及至問曰汝推碑殺吏
為何對曰臣死不足塞責今得而天顏一言亦族無憾臣事李
愬歲久平蔡之日臣在軍前吳秀琳蔡之奸賊愬降之李祐蔡
之驍將愬擒之名字脫落而無併傳今刻石紀功盡歸丞相而
愬名第與光顏重胤齒愬固無言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將如愬
者復肯為陛下用乎賞不當功罰不如罪非陛下所以勸人也

臣惟推碑能推明懇憤亦將為陛下正賞罰之源臣不推碑無以為史摘臣不殺史無以見陛下臣死不容時矣請就刑帝默得淮西本末且多其義遂赦之因命曰忠烈復召殿學士撰碑如孝忠語 羅隱集

舉直禪師

舉直禪師懿宗子傳宗承杖錫游揚州以太平倉地請於朝詔建鎮國禪院居之仍賜號舉直後塟于院隅主浮屠五級元豐末發藏及隧得函柩全骨不解聯若鈎鎖微見舍利發異光人驚異之 揚州志

申包胥廟悞

劉蛻在江陵易伍子胥廟曰申包胥之廟宋於潛梅俞聖在蜀毀鄧艾之祠更祠諸葛武侯

聖米

僖宗乾符六年二月泰州筦內四縣生聖米大如芡實

普聞禪師

邵武軍龍湖普聞禪師僖宗太子也幼不茹葷長無經世意僖宗鍾愛之然百計陶寫終不能回中和初僖宗幸蜀師斷髮逸遊人無知者造石霜閭適言下頓有解去至邵武城外見山欝然深秀遂撥草至烟起處有一苦行居焉苦行見師至乃曰上公當興此長揖而去師居十餘年一日有老人拜謁師問何住

至此何求老人曰非人能也住在此山行(雨下)職上天有罰雷死頓
金救護師曰得罪於帝我何能力雖然可易形以來假失老人
所在視坐旁有小蛇從緣入袖至暮雷電震山風雨交作師危
坐不懼達旦晴霽金袖蛇墮地去有頃老人拜謝曰自非大士
慈悲壓鎮此山矣今何以報即穴岩下古泉為他日多衆之設
當日能朔人聞其事施舍財力相與建寺衲子雲趨師闡化三
十餘年臨寂聲偈而逝塔于本山謚貞覺禪師五燈會元
考唐史僖宗年二十有七而崩其幸蜀之年方二十一安得有
子長樂經世意又能斷髮遠遁者或唐諸王孫借太子之名出
家耶

林慎思續孟子

林慎思字虔中長樂人自校書郎至水部郎中萬年縣令黃巢犯長安迫以偽祿不屈罵賊死慎思謂孟七篇非其所著書而弟子所記不能盡孟子意因傳其說演而續之作續孟子又有伸蒙子書

羅隱

唐末羅隱乞食晉江縣羅裳山下人侮之隱乃畫馬面石每夜出食人禾追之則見馬復入石山下人乃禱馬隱乃畫樁繫馬馬不出矣今其跡隱然好事者力鑴深刻欲與匹馳不久漫滅也又晉江縣石壁山石刻浮屠二之如畫馬石蹟亦傳

莆田縣大蚶山南至嶠頭二里許有羅隱廟故老云昔海中浮大木數百盡觸羅字鄉人獲而鍾之遍鍾遍明相傳驚異數日見一人秋冠黃袍屹立西下曰我羅仙也行來居此言訖不見鄉人立廟南唐封元澤王海商祈風分帆南北 閩書

奚兇耳面

幽州節度使張仲武奏破奚北部落及諸山奚除舊奚王匿即所管外殺傷首領丁壯老幼并殺擄牛羊焚燒車帳器械等計二十萬刺史以下面度一百每耳二百隻 李商隱代作表

楊筠松

唐末楊筠松與僕都監俱精陰陽學司天監黃巢亂時楊竊秘

書中禁術及僕自長安走贛州寧都懷德鄉以其術傳里人廖
氏

皮日休

廣明末皮日休避難徙會稽依錢氏官太常博士子光業事吳
越舞相見尹師魯皮子良墓志 唐書日休以著作佐郎出東
閣陷賊以纖文被害悮甚 陸游老學菴筆記

香奩集托名

香奩集和凝作托名韓偓

孤硯及第

唐末詔錄名士方干等賜孫兔及第

乾陵

溫韜徧發諸陵惟乾陵風雨不可發此事至今猶然絕不可解予慎行雜記曰嘉靖戊申先君作吏隴右道出乾州其土人言過武則天陵不可指議如有譏詆輒以雷雨報之先君勿信為一詩詆之云云出門正晴行不數里雷雨大作無可依泊得道旁郵舍中豕滿中不得已一駐車馬仲兄無安年甫十七再過其為賦一詩詆之其詞不記行之道中亦遭風雨千年虐焰猶能作腥臊氣豈別是一種妖魂死而不能忘者耶

塚鬼上書

高軿發古塚取甎甓成都羅城鬼趙番現形上書曰趙大之寃

擠膺入夢良夫之枉披髮叫天有怨鬱佗難通則易流於往史羲枉前文番一介游魂九泉罔象德不勝事德不勝人樂廟貌千世界遂西沉于泉壤自家天譴便掌冥司伏審渤海高公令君數奋增闕籍居冥府天賜佳城平生無戰伐之仇解后起蘇英之嚮得不拋　銘而憤志託孫翰以伸懷伏希端公俯念無依田苗有鑒特於萬難免此一析倩全馬鬣之封敢忘龍頭之庇

朱祿元

南陽朱祿元以朱全忠篡唐興廢舊臣顏荛孝義數華翠家南殘寓漳州每正旦冬至必序南岳廟南望拜慟殆二十年

通賜米

唐末孫儒之亂斗米四十千金玉易換僅得撮合謂之通賜米

至于金玉換通賜米而不可得 南楚新聞

如京使

梁改太倉使曰如京使取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也

康王重瞳

梁朱全忠子友敬目重瞳

契丹辨璽

石晉出帝重貴降契丹德光上表獻玉璽金印契丹謂璽以為

製作非工與前史所傳者異命延煦等還報求真璽出帝以狀

答曰頃王從珂自焚於洛陽玉璽不知所在疑已焚之先帝受命〻玉工製此璽在位諸臣皆知之而已

孫郃

唐末左拾遺奉化孫郃遭朱溫篡唐著春秋無賢人卜世論即脫冠服〻布衣以終著書紀年悉用甲子

內黃

梁太祖帥河北至內黃問李珽曰何謂內黃珽曰河南有外黃下黃故此名內黃太祖曰外黃下黃何在珽曰秦有都尉理外黃其故墟在今雍丘下黃為高齊所廢在今陳留太祖平生不愛儒者聞珽語大喜

李崇禮

唐莊宗弟名崇禮封薛王值郭崇韜之亂匿名避難棲延安山水湄居焉結廬琉口鑿豪金以賑貧乏病革出封誥示人人始知其出唐宗淳康中鄉人祀之廟曰永慶

王審知

閩王王審知以五月五日死閩中以五月四日作節 福州府志

按五代史審知以十二月死非五月也

王審知墓在蓮花峯下宣德四年盜發獲金珠亡算有司仍覆修治

王延鈞母冢

惠安縣南靈秀山閩王王延鈞母家在焉母黃姓審知聘女為妃及延鈞僭號追崇曰后龍啟二年十一月癸丑延鈞來謁黃氏家廟次日晚起問黃家人曰夜來惡風翦ゝ瓦霜稜ゝ地如斯時暫非常乎有見寒者對曰舊地濱海遇秋之日如城郭之冬也延鈞乃命沿海居民屋瓦悉得黏土泉屋黏土始自王延鈞　明王世懋閩部疏云漳泉間燒瓦皆黃色郡人以海風飛瓦奏請用筒瓦民居皆儼然如黃屋行部使者徒閩之縣人與卒何以得其土風故宴耶又江右鍾允復初登第夢作一聯云ゝ中多是黃瓦不知何祥也尋銓晉江令　閩書

劉隱祖

劉隱祖安仁上蔡人也後徙閩中商賈南海因家焉父謙為廣

州牙將謙三子曰隱台龑知是故寓居而安也龑音儼 詹敦仁有

復劉從効閩龑詩伏羲初畫卦蒼頡乃製字照畫有偏傍陰陽

音協比古者不嫌名周人始稱諱猶未嚴後習轉多忌或援他

代易或变文迴避濫觴从滋蔓傷心日益熾孫休翰子名異國

尊王意靈菡篡彝僻雖晶嶷奘異浮後煙已非時亦迹舊事緘

亦自其　蜀闖是其二鄰故仇譽名陋矣趙黼義大唐有天下

武后擅神器私制造無取右音寔相類𡔈𡕀圀囝埊𠨍忑厓丙埊

金國及壁風作史難辟備厚祚值傾危劉龑懷僭偽吁嗟毒蚊

筆揮睨飛龍華龑儼雖同音形体殊卑致啟學娛未弘　未閑

不彔奇字雖雄情揣文伏希智因誦郵所闕敢布諸下史

吳越改元

歐陽修作五代史謂吳越儀衛名稱多如天子惟不改元至著十國世家云聞之故老亦言稱帝改元而事無可攷獨得其封落星石為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耳按辛卯即唐明宗長興二年又至正中海鹽古墓有志磚為吳越將許俊志稱寶正二年又寶泰元年羅隱新城縣記癸未歲癸未乃唐莊宗元年以此見吳越之改元審矣董穀碧里雜存

宗時王順伯收臨安府古碑有尸屋崇化寺幢題天寶四年明慶寺幢題天寶五年九里松觀音寺轉勝幢題寶大二年木月寺幢

題寶正元年招賢寺幢題寶正二年小明慶金牛瑪瑙等九幢皆題寶正貢院橋柱題寶正六年至武肅王薨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臣事中國然則天寶々大寶正三名皆僭號也 田汝成西湖志

吳越備史

吳越備史錢氏諱佐故以左為上凡官名左字者悉改為上此壽所謂上右者乃左右也 陸游賦

錢武肅王諱石榴為金櫻茄子為落蘇

吳越貢道

吳越王錢氏貢中國由海上達蓬萊凡三千里

南唐程式

廬江伍喬舉進士第一命勒喬程文於　　以爲永式

南唐劉仁贍像

宋王琪游金陵昇元寺見房壁有繪金紫大夫像上題詩曰陣前金甲生無愧鼓下妻奴死餘羞三尺生綃暗塵土凜然霜鶻欲橫秋琪不能解捲畫歸示其父平甫曰此劉仁贍像來世彬詩也　漁隱叢話

孟賓

唐末孟賓詩那堪兩後更聞信絕重湖　路十千憶昔故園楊柳岸全家送上渡頭船見王元之小畜集

胡嶠陷虜記

歐陽修五代史述同州郃陽令胡嶠爲遼蕭翰掌書記隨入其
國當周廣順二年出歸道其所見云自幽州入居庸關明日又
西北入石門關〻路崖狹一夫可以當百此中國控扼契丹之
險也又三日至可汗州南望五臺山其峯最高者東臺也又三
日至新武州西北行五十里雞鳴山明日入永定關唐故關也
又四日至歸化州又二日登天嶺四望冥然黃雲白草不可窮
極同行者慟哭欲絶明日再行所見多奇異草木迁徐數月乃
至榆關至儒州又皆漢地矣傳嶠所云則數州往返程計甚多
以今考之武州即爲歸化儒州偏近可汗地自古俱爲百里不
出二百里間而嶠云〻蓋矜自異域出奇談以誇示中國耳傳

洽如文忠爾輕信之耶夫周廣順去去石敬塘時顯近而汴都去居屬亦止二千餘里乃所傳聞固已如此况南宋去仁宗之時武夷去西陝之地視此更加遼遠無怪蔡沈書傳有鳥鼠山之誤也嗚呼中國之士一論異域中國人遂視為大宛于闐則九胡元時海外必特狄我中國而我　聖祖皇闢乾坤之功誠萬世所當繹思云　宣府鎮志

喬尤陸軌

喬尤陸軌襄漢人仕周為殿侍東三班宋祖受禪自宣祐門入守者拒勿納乃自　門入既即位召宣祐門守者皆自戮太祖大驚赦之得不死者二人詢之乃喬陸也改班長人以青紅二

色帛為緡飾二人既出復自投太祖義之命立祠祀之南渡後立

廟于杭州 杭州府志

宋初藏書

宋初無為軍一道士多書如唐人文集無不備又浮屠甚遠收古人簡牘宋朝自開國至崇觀間凡名臣名高僧筆跡無不備

柴世宗二子

柴世宗二幼子宋太祖命賜功臣潘美尚書盧琰各子之俱冒其姓 為元成集

孟昶男

蜀王孟昶降宋入朝舟過眉州灧澦一宮嬪有孕昶出之祝曰

若生男孟氏尚存後果生男

樊若水

南唐樊若水北走宋江南皆知其獻南征策或籍錄其母妻李煜不敢但羈至池州其後若水自陳母妻在江南朝廷命煜護送歸進之

王彥昇餓死

王彥昇字光烈蜀人徙居長安工擊劍爲軍校以推戴太祖當受禪時太祖惡其專殺罷通止授原州都巡檢彥昇驚猛番戎或犯法人有不懼意者自傳其首齧食其耳然番戎震慴莫敢犯後餓死汴京

宋制

禁中處分事付外謂之內批又謂之御筆皆內夫人代筆而所謂御寶批者或上批或內夫人批皆用御寶惟親筆則上親書押字不必用寶宋制惟兩府得賜金魚帶佩魚謂之重金

宋科目惟進士及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三傳學究明經明法諸科舉為常然諸科賜第者後復應進士舉則進士尤重也故建隆初禮部發進士及諸科皆秋解冬集禮部春考試合格及第者列名放榜于尚書省不第者仍候秋解凡進士試詩賦論各一首策五道論語十帖對春秋或禮記墨義十條凡九經帖書一百二十帖對墨義六十條凡五經帖書八十帖對墨義

五十條凡三禮對墨義九十條凡三傳一百一十條凡開元禮
凡三史各對三百條凡学究毛詩對墨義五十條論語十條爾
雅孝經各十條周禮尚書各二十五條凡明法律令四十條五
經并用毛詩之制各間經引試通六為合格諸州以判官試進
士録事參軍試諸科試諸科見任官親領廳試所屬先以名聞
得旨　解元既試惟詞賦者許帶切韵玉篇而搭股籍察妻
行聚丘保連坐之法挾書授口有舉不稱恩師門生則通諸科
皆科先是將赴貢院臺閣近臣得薦所知名曰公薦乾德初禁
之覆試殿試省試〻之八月皆始于開寶中殿試加論一首而
以三題為準榜分三甲皆始于太平興國間嘉祐二年與殿試

者始免作落治平間始定三年一開科神宗始罷諸科併于進士熙寧三年始頒經義取士而殿試專策問五甲焉後以九貢于御而試于禮部或廷試不錄者積舉數而參以年臨軒日得判籍名以奏經許附試謂之特奏名學校則內舍生間歲一試補上舍上舍生積校已優舍試又入優等謂之兩優釋褐中選者即命以京秩除學官元豐中元舍法上舍得免秋解重和元年始有武舉之科宣和中推行元豐舍法於諸路於是縣有免解進士未幾廢南渡以後科目互為變更然其取人不過經義論策詩賦而已紹熙元年又有宗子正奏附進士之選

張岳惠安縣志云余觀宋場屋士習之變致其是非得失與國相

咸衆自嘉祐至開寶士氣淳季中間文体雖早弱險怪然無敗
為私學曲說以亂之治平熙寧以後乃有國是說倡于新法和
于紹述蔓于和議而極于僞學學士有一言不合國是者則指
以為怪妄斥逐禁錮無餘力於時舊進之士莫不翕然從之而
宋國事亦且變而南渡變而且虜變而之間之廣不可為矣推
原其故士大夫爭私意其尚學術不明人心蠹懷其禍乃至此
極豈非後來永鑒耶
宋制賜進士第命中書行關其書勅御貢進士姓甚則南省第
一人也
宋制大比之歲每州皆有貢院郡州士子皆得入試

留鎮賜第

宋和華五季之悉召諸鎮節度會于京師賜第留之分命朝臣出外列郡觀權知軍州事軍謂兵州謂民也

曹彬敬鍾倩

曹彬為周太祖張貴妃從子世宗內職兵克南唐學士鍾倩朝服坐於家彬兵及門舉族無遺

改姓

陶穀原姓唐因避石晉諱而改真德秀原姓慎因避孝宗諱而改

五龜姐

水灌太原

太祖攻北漢引汾水浸太原城水自城門入有積草自城中臨
出塞之會暑雨軍士多疾乃班師王師已去繼元決城下水注
之臺駘澤水已落而城多摧圮契丹使者韓知璠時在太原歎
曰王師之引水決城也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若知先浸而後涸
則并人無類矣

土司世姓

楊延昭初名延朗延廣初名文廣以三世復有文廣故諱之今
播州宣慰司楊氏之祖
開寶中宋景陽以軍功累官節度使平定西南夷詔就大萬谷
落閑總管府夷人安之遂世爵其地歷十四世曰阿重始仕元

改順元等處軍民府宣撫使開治于貴州又三世曰欽官至昭
勇大將軍順元等處都元帥　明初內附拜貴州宣慰司世焉
黔記

定七夕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七月詔七夕嘉會著於令甲今之習俗多
用六日非舊制也宜復用七日且名為七夕而用亦不知自何
時以然唐世無此說必出于五代耳　洪邁容齋三筆

戰門

建隆間始立戰稱戰門

御墨

唐宋明經帖書墨義許公呂夷簡應本州鄉舉試卷墨義十餘條如云作者七人矣請以七人之名對則對云七人某某也謹對有云見有禮於其君者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請以下文對則對云下文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也謹對有云請以注疏對者則對云注疏云云謹對有不能記憶者則只云對未審其上則具考官批鑿如所對善則批一通字所對誤及未審者則批一不字 見東陽呂氏家塾刊本

王禹偁與馮伉書

禹偁
讀唐史見陸忠州之在相位也猶作李吉甫不容于朝及有

南省之縣而吉甫方爲刺史韓之門人故吏亦皆危之洎到縣
所而吉甫待之頗厚有嚴條見牽相權又贊皇公象劉也排逐
牛僧孺有循州之謫及德裕南遷奇章公量移在汝贊皇路由
此郡而僧孺接之情禮甚至爲道南方風土之宜殊不以向之
嫌隙爲意賢哉二君子之操心也如是豈古之所謂以德報怨者
耶爲俢向以蕞微即兼廷尉事亦嘗議閣下之過今有商於之
命而覲友閣狂々相嘻皺以閣下通理是郡也爲俢則獨以爲
不然且夫以怨報怨皆私事也故雖睚眦必報矣今爲俢於閣
下議刑公事也閣下豈以爲怨乎雖爲俢之名伍才業望忠州
贊皇也遠矣而閣下讀書爲文立身行事豈不知吉甫僧孺之
爲人乎望閣下覲古人之行敦同年之契竊愁之中少假氣儀

則遣客之幸也　烏傑頓首

李煜被禍

李煜歸朝爲左散騎常侍遣給事中太宗一日問徐鉉曾見李煜否鉉對臣安敢私見之上曰卿第往但言朕令卿往相見可矣鉉遂往望門下馬但一老卒守門徐求見卒言有旨不得與人接豈可見也鉉云我乃奉旨來見老卒往報徐入立庭下久之老卒遂入取舊椅子相對鉉遙望見謂卒曰但正衙一椅足矣頃間李煜紗帽道服而出鉉方拜李主遽下堦引其手以上鉉力辭賓主之禮李主曰豈有此禮徐引椅少偏乃敢坐後主相持相哭既坐默不語忽長吁歎曰當時悔殺了潘佑李平鉉

既出有旨再對詢後主何言鉅不敢隱遂有秦王賜牽肌藥之事又後主在賜第七夕命故妓作樂聲聞于外太宗聞之大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及一江春水向東流句併坐之遂被禍云

記殘經

南臺古剎有佛書數百卷多唐季五代時所書字畫精勁歷歷可喜按大藏經目凡五千四百卷今所存纔十一首尾可讀者又無幾也阿含經四卷泰寧軍節度使齊克讓進正法華經一卷乾符六年女弟子牛妙音書大涅槃般若經共三十卷武寧軍節度使朱友恭造友恭全忠養子李彥威也毗奈耶雜事一卷德妃伊氏造唐莊宗次妃後有印章曰燕國夫人伊氏蓋未進

封將制也其路中斷橫裂安鑄鼠竄兩敗塵腐無復完緡想夫飄散珠箔燈燈拭案補壞煙塞壓漏者又不勝其數也李昭玘

輕賦

吳越錢氏賦斂無藝兩浙羅害及宋除吳越三衢江淮臣為鎮海軍節度判官上十三州圖籍於有司請仍其舊是屬吳民無已也遂沉其籍於河坐是擯棄終身後命王方贄更定其賦畝税米一斗民始聊生

異獸

太平興國九年嵐州獻一角似鹿無斑角端有肉性馴右散騎常侍徐鉉等驗以為麟春秋曰麕身而有角者麟也春秋感精

符曰麟一角者明海內同一主也

至和　年交趾獻麟如牛而大通身皆大鱗首有一角攷之記傳與麟不類當時有謂之山犀者然犀不言有鱗詔欲謂之麟則慮夷獠見欺不謂之麟則未有以質之止謂之異獸今以予觀殆天祿也按漢靈帝中平三年鑄天祿蝦蟆於平津門外注云天祿獸名今鄧州南陽縣北宗資碑旁兩獸鐫其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其獸有角鬣大鱗如手掌南豐曾阜為南陽令題宗資碑陰云二獸膊之所刻獨製作精巧高七八尺尾鬣皆鱗甲莫知何象而名此也今詳其形甚類交趾所獻異獸知其必天祿也　夢溪筆談

嘉祐三年六月丁卯交趾貢異獸二稱麒麟狀如牛身被肉甲鼻端有角食生芻菓必先以杖擊其角始牛食種宗使田呪辨其非麟詔止稱異獸司馬光有賦

楊繼業

宋時楊繼業出代州攻遼耶律邪軫擒之初繼業至狼牙村心惡之欲避不可得既禽三日死

手畢

宋子京郭劉獻多曰伏承手畢南人謂筆為畢因效之黃山谷

宦尼

宋初大臣家女多為尼如平章趙普女

右衛上將軍宋偓女開寶皇后妹也為比丘尼法名惠圓

制科

制科分五等歷一二等而以下三等取士終宋入一等五人吳育蘇、軾范百祿蘊試雖入三等而為考官所駁復降四等李垕四等

梁灝

梁灝太宗雍熙二年廷試第一真宗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卒年四十二子固亦進士第一至直史館年三十一宋史

俗傳梁顥年八十二登第謝啟悞　蓋遷曰龍溪縣志林大年

字春卿年八十二以書義再領鄉薦辭歟有云減伏生之八歲加太公之二年後不赴南宮郡延為州學正年九十薨矣日與生徒討論未見書倦老于湖山

王昭遠

單城王昭遠微時里祀里神昭遠遽至有以博骰授之謂曰汝他日當有節鉞試擲以卜之昭遠一擲六齒皆赤後歷天雄軍都部署知府事贈太尉謚忠和

王等子

宣和殿有玉等子以五色玉次第排定玉至則以等之都陽縣世叔官將起閣

鄉舉

鄉舉初無定制仁宗治平以後始三歲一行皆從本州發解應試婺州士子多而解額隘窄三歲止解七人崇寧頒三舍法於學歲解七人宣和五年復科舉三歲解十四人景定二年增解額三十名預選者爲鄉貢進士其在漕司應試者解額頗寛士人往往舍鄉貢而應漕牒得預選者爲漕貢進士又太學三舍生遇科舉仍自發解預選者爲國子進士此外復有蔭補混試朱子四今日僅爲混補之試多是溫福處婺之人而他州不與焉非特數州嗜競而他州廉退也勢使之然耳蓋言解額之不均也時又有試恩免解而徑上禮部者泛補上諸科赴禮部不等

則並帝布而無斗祿之憂　金華府志

古成之

廣州古成之居羅浮力學不倦登第願擠（第二）預闈之有張甚嫉居其上召飲成之密置啞藥酒中比旦瘖嗚呼不能應上怒扶出或勸自明其事成之曰死命有定非人所能與也人服其量

腹兒

翰林學士李宗諤送從表兄詩呼為腹兒見并州集不知何所據

呂蒙正

呂文穆微時於洛龍之龍門利涉院土室中與溫仲舒讀書今

傳硯臺祖此也

三至堂

陳堯佐三守廬州曰三至堂　楊洙淳化中守安慶天聖中子為通判元豐間孫𥿄元又守郡凡三至安慶　魏國太夫人陳氏龍圖閣直學士從易之女內翰蘇舜欽之妻而丞相頌母也從易仲頌皆嘗守杭夫人三至杭郡題郎柱曰吾幼從父至此中興吾父[夫]偕來今同吾兒凡三閱江山之勝

天子門生

賴懿王奇游京師真宗偶見其所作詩召見賜第奇作詩不拜春官為座主親逢天子作門生

同名丁謂

晉公丁謂當國忌安吳謂浩然文翔後邁不肯避其名遂作外

終老田員外郎

葉武

邵武葉武子寔秘閣修撰善易學嘗曰易道莫大於時時有二

義有在外之時有在我之時士君子出處須論在我之時然後

論在外之時

寇準柘枝舞

寇萊公好柘枝舞會客必舞柘枝每舞必盡日時謂之柘枝顛

鳳翔有一老尼猶是萊公時柘枝妓云當時尚有數十遍今日

所舞柘枝比當時十不得二三老尼尚能歌其曲好事者往往傳之沈括